

所谓

A Supposedly

Fun Thing

好玩的事，

I-II

我再也不

Never Do

Again

不做了

DAVID FOSTER WALLACE

文学抑郁症大师

[美]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著 林晓筱 译

非虚构经典文本

所谓

A Supposedly

好玩的事，

Fun Thing

我再也不

P 11

做了

Never Do

Again

DAVID FOSTER WALLACE

[美]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著 林晓薇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美)华莱士(Wallace,D.F.)著;林晓筱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
ISBN 978-7-5404-7606-9

I. ①所… II. ①华… ②林…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8038号

A SUPPOSEDLY FUN THING I'LL NEVER DO AGAIN: ESSAYS AND ARGUMENTS by DAVID FOSTER WALLACE
Copyright: ©1997 by the David Foster Wallace Literary Trus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ill Nade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6-224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SUOWEI HAOWAN DESHI, WO ZAI YE BU ZUO LE

[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著 林晓筱译

作 者 [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译 者 林晓筱
出 版 人 曾真丰
出 品 人 陈一星
出 品 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耿会芬
装帧设计 三真文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606-9
定 价 5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联系电话:0731-85983029)

译序

1

华莱士的散文集《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收录了作者1990年至1996年期间创作的七篇非虚构类的散文。其中，《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和《远离几乎已经被远离的一切事物》是应杂志社的邀请写的游记，《众目窥一：电视与美国小说》《天花乱坠》，以及《不动声色的大卫·林奇》是颇具专业素养的文艺评论，《旋风谷的衍生运动》和《网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伊斯的职业艺术性堪称有关选择、自由、局限、愉悦、怪诞，以及人类完整性的典范》（以下简称《网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伊斯》）则是带有传记色彩的两篇涉及运动题材的散文。

在《旋风谷的衍生运动》和《网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伊斯》这两篇文章当中，华莱士动用了复杂的数学知识，让网球这项他钟爱的运动裹挟在大量几何和代数的运算法则之中，目的在于展现自我的成长经历。值得指出的是，华莱士并没有像一些后现代作家那样，将数学公式与定理转变成写作上的形式探索，而是恪守现实主义风格的典型环境的写作原则，将数字和文字当作某种

有机物融入其中，从而怪异地将自我、数学和文学都转变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关键在于，华莱士为何要动用数学知识来进行自我经历的文字表达？

华莱士在《旋风谷的衍生运动》中这些写道：

我从小在矢量、线段、交叉线和坐标格的簇拥下长大——还有，各类按比例标注的地平线、显示各种地理风貌的宽曲线，以及整片坐落、旋转在板块之上，如冰块般平整的古怪地质漩涡。在知道无限小的符号代表铁轨，积分是一种图式之前，我仅靠肉眼观察就可以在这些宽曲线边上发现天地相接处的一块区域。在东部丘陵地带学习数学让人顿悟，它将记忆打碎，重现脑海。微积分确实很像儿时的游戏。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很难想象幼年的游戏竟会与复杂的微积分相连，并且更为关键的是，数学与记忆之间保持着某种结构上的相似。华莱士提到了“图式”与“肉眼”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无喜悦地表露出对后者的倾向性。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在回忆华莱士的文章中提到华莱士对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表露出的担忧与着迷。他担忧的是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吞噬了超验之物，而古怪的地方在于，他同时又着迷于吞噬背后“自我”因禁语言之中的安全状态。这样一种矛盾的认识使得他倾向于维特根斯坦，因为后者既是“‘后现代陷阱的真正设计师’，也是最能体会自我的悲剧意味的作者。”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让华莱士认识到，图式或者模拟的图像让人们的生活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分裂。语言的图像若只是一种模拟，这就让人感到孤独。华莱士认为这种状态会带给人们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个体与语言困在图式当中，外部世界永远待在外部之中，两者老死不相往来。如若有谁试图证明这些图式真的只是一种模拟，那么就又会陷入到唯我论之中。而维特根斯坦的伟大在华莱士看来就在于他明白“没有什么结论比唯我论更可怕”。由此催生了第二种选择，即在语言中寻求真实。当然，这个选择显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哲学论题，华莱士作为一名作家不可能真正论证这个选择的可行性。不过，他认为似乎可以在另一个国度中寻求这种真实感。他曾说“我认为上帝有其特殊的语言……一种是音乐，一种是数学”。而当他试图用数字化的符号和抽象的定理建构自己的经历时，他童年时母亲所玩的那种发明未知语言的游戏就产生了作用。于是，记忆、数学和文字就成了华莱士迈向这个国度时脚下的砖石。

除去这一点，数学和网球爱好之间也有着另一层微妙的联系。华莱士所迷恋的那些代数曲线和几何外形都带有某种和运动相通的律动性，这种律动性为他搭建了空间。而通过写作回忆性文字的这一行为，这个空间中又容纳进了作者的时间维度。华莱士不仅用记忆、数学和文字这些砖石搭建出了一座桥梁，从而让自我得以通过这座桥梁到达另一个真实的国度，而且通过时间与空间的汇集展现出了这样一种能力：即便这座桥梁崩塌，也能够将文字和数字研磨成可供辨识的灰烬，并与自身经历的律

动性相杂糅，以松散但绝非无序的方式同样抵达真实的维度。当华莱士照此实践时，他无限接近于拥有“上帝具有的两种特殊语言”。赋予回忆以艰涩音乐的期许，以及抵达真实奇迹般的期盼，使得华莱士不再醉心于文学形式上的飞行特技，而从形而上的高空跳伞下来，成了一位贴近现实的写作者。

当然，华莱士降落的地方是后现代的美国。作为华莱士的当代人，扎迪·史密斯是这样描述这个时代的：“我们出生在四大连锁革命的星辰之下……：电视无处不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贪婪、治疗话语的胜利、哲学沦为语言学的分支。”并且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作家早已不可能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有敏锐的认识，以便担当大任”。扎迪·史密斯所担忧的问题是，当认知被大众媒体替代，事物的价值被消费价格所表征，世界全都萎缩成语言的时候，作家该如何在这一片烦闷之中安身。

面对这种境遇，扎迪认为华莱士的应对策略在于保持足够的清醒。但她似乎没有觉察到，这种清醒对于华莱士来说是有代价的，并且这种代价直接来源于他内心的真诚。华莱士的真诚在于他对写作者的身份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焦虑感，而当他去体认“连锁革命的星辰”时，这种焦虑使得他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他进入现实就如同他走出现实一样，外部世界不会因为他的写作而发生丝毫的变化，他自身的焦虑也不会因为与现实的交融而得到缓解。

华莱士的焦虑来源于距离感，这种距离体现在作者、作品和现实这三个维度之间。曾有评论批评华莱士的小说，并提醒读者

注意：“如果让十亿只猴子在十亿台打字机上打字，终究会有一只打出莎士比亚全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写作方式，常跟我想的那十亿只猴子相差无几：猴子胡言乱语的疯狂的华彩乐章戛然而止，突然出现了华丽的独白，然后又变回了毫无意义的乱码。”有趣的是，华莱士在《天花乱坠》这篇散文中也引用了这一谚语，并且不无自嘲地宣称，所有写作者都是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的猴子。但是，与批评者的观点相比，华莱士更关注的是在一个宣称“作者已死”的年代里为写作者正名。如若不然，人们也无法搞懂他为何会在散文中建构出有关大卫·林奇拍片的一切，并革新人们对一位电影艺术家的认识。但他并不拒斥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体系，从《天花乱坠》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华莱士通晓福柯、德里达、布斯等人的理论，并且能够清晰地辨认围绕“作者已死”问题所自觉分出的两个阵营，在此基础上，华莱士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醒，不加入任何阵营。或许在他看来，作者的存在感并不体现在文本的归属与读者阐释之间的拉锯战中，而是如鬼魅般始终萦绕在落笔写作的人的头脑之中，并由此产生某种焦虑感。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种焦虑感让华莱士获得了写作的存在感。华莱士曾一度认为，好的作品是为了“减轻读者内心的孤独”。为此，他在不断精进自己的写作技巧。从这一点出发，华莱士天然地对现有的写作风格表示怀疑。在一篇采访中，华莱士强调，主流的写作“太过熟悉且具有麻醉感”，并且一再提醒读者“重要的是找到各种方式来提醒自己：大多数熟知的事物都是间接与虚妄的”。

在散文集中，占据较大篇幅的是两篇游记。华莱士写作这两篇游记的目的较为怪异，他非但没有按照一般杂志社要求的那样，为游轮之旅或是某个博览会写一些应景的宣传，也没有以美食或者旅游专家的姿态对这两趟旅程提出直接的批评，因为要做到这两点，体验者必须实实在在地对外部现实进行“体会”（see）。而华莱士只是在那里“观看”（watch），并且不希望自己“被观看”（be watched）；更为吊诡的是，这种本该对外部环境进行的“体会”时时刻刻都会转向他自身。从两篇文章的形式上来看，作家做出的注释无比冗长，有些注释甚至超过了被注释的内容，并且有意识地对已经写出来的内容进行否定，乃至嘲讽。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与其说是一种形式上的革新，倒不如说是用这种方式描绘游玩时的烦闷，并且这种展现并非最终的目的。华莱士曾对别人说，他写作时“头脑中总回荡着第二种声音”，读者似乎可以从这一点当中看出华莱士与写作对象之间的距离。他使读者察觉到，他所写出来的内容并不具有一种“完成性”，而是总在“未完成”的状态中刻意留出了自我融入其中的间隙。但当自我真正进入文字之中时，华莱士这样写道：

在本次博览会的最后时刻——我回想起童年一系列的噩梦，我梦见被人沿着一定的弧度来回地鞭打或者摇晃，最后愈演愈烈，几乎激荡成了整个圆形——我鼓起了勇气，和眼前所见的景象一起下坠。即使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再次发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中，我进入了童年的另一场噩梦，

这是唯一一个能真正能毁灭万物的方法；而天空、太阳和垂直落下的雅皮士，就像一束光消失了。

——《远离几乎已经被远离的一切事物》

一种浮动的宫殿，威严而令人畏惧，它召唤着每个在夜晚的海面上漂泊着的孤独灵魂、每一个困在孤舟里的人，甚至是那些连孤舟也没有，恐惧而又孤独地漂浮在水面上的人。我看见一个人从船上掉了下去，在水中蹬着腿，消失在所有陆地的视线里。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由观看视角所引发的特殊体验，也转变成了对美国电视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这一点若与上述两篇游记进行对照将会获得更深的认识。华莱士避开了“大众媒介”影响作家写作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转而发觉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

在论述这一共同点时，华莱士回归到了小说诞生伊始时就已存在的问题：私密性。但他没有重复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的观点，转而将目光投射在当下美国的现状之上。“私密性”在华莱士看来的确与观看者有着本质联系。先前的小说通过模拟一种私人性的生活，并将它逼真地展现出来，从而满足了特定阶层“窥视”大众的心理。而在大众媒体兴起之后，窥视的任务转嫁给了电视，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通过电视“光明正大”地窥视别人的生活所看到的景象也更加逼真。但问题在于，华莱士发

现这种逼真其实也是演绎出来的，处在电视机里面的人物其实知道有人在观看他们，并且很有可能会按照观众想要看到的内容进行模拟，那么这一场看似盛大的“窥视”盛宴，其实只是关于观看的一次观看。至于小说创作，华莱士认为美国全新一代的作家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了电视的影响，这是他们有别于前几代作家的重要方面，由此带来的是所谓“元小说”对现实主义的反叛。华莱士指出：

元小说正处在突破自身发展的关键阶段，它其实只不过是面对自身强大的理论报复所进行的一次单向突围，这种理论就是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主张所见即所是，那么元小说就主张所见仅为自身所见之所见。换句话说，这种高品位的后现代风格是由电视的兴起和自觉性观看方式的转变所铸就的。

——《众目窥一：电视和美国小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华莱士作为一名小说家始终未能摆脱面对烦闷的现实。但作为一位“后现代小说家”，他所关注的“烦闷”已经不再是布尔乔亚闲暇时光的消遣，而是有关一切符号、图式僭越主体的反叛。华莱士对此展开了反击，悲壮的地方在于，他所用的武器依旧是各种符号，尽管在他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中，数学和形而上的符号游戏曾短暂地攻下了几块阵地，但这几块阵地很快又因为他执拗的孤独感而丧失。就在一次次写作突围的

过程中，华莱士最终将自我点燃，他似乎决意将自己的那份清醒与真诚当作孤独的引信，不再作为一个实体观看烦闷的现实，而是通过将自己分解成符号碎片与语言废墟中的一部分，从而获取同等的存在感。“烦闷”的确如麦克斯所说，可以成为沉迷娱乐的一种解药，但这种解药的代价是作者的生命。

而这种尝试似乎也成了他对后现代写作的一种启迪，也对我们通过他的散文创作走近他的整体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2

在此需感谢浦睿文化的余西、戚开源、罗依嶙的辛勤付出，是他们的认真校对才使得本书尽可能地减少了错误，并以现在的样貌顺利出版。

最后需声明的是，翻译华莱士是一次艰苦的旅程。除去文本中大量艰涩的数学、地理，乃至网球术语之外，华莱士还擅长创造各种生僻的单词，再加上他复杂而冗长的注释，这些都给理解、翻译他的作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由此造成的不妥及错译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林晓筱

2016年1月

于浙江杭州

目录

- 001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 126 远离几乎已经被远离的一切事物
- 208 旋风谷的衍生运动
- 234 网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伊斯的职业艺术性
堪称有关选择、自由、局限、愉悦、怪诞，
以及人类完整性的典范
- 288 众目窥一：电视和美国小说
- 373 不动声色的大卫·林奇
- 464 天花乱坠

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

1

3月18日，周六，我刚下游轮，结束了采访的任务，此刻正坐在劳德戴尔堡机场一家人满为患的咖啡馆，飞往芝加哥的飞机还要候上一会儿。在此期间，我无事可做，昏昏沉沉，脑海中拼凑着采访中所见、所闻和所做的事儿，以此来打发时间。

我看到蔗糖色的海滩、湛蓝的海水，还见识到了饰着翻领的全红休闲套装。防晒油闻起来就像重达21000磅（约950公斤——编注）的肉烧糊的味道。有三个国家的人称我为“孟人”¹。我看到500名上层社会的美国人跳起了“电子滑步舞”。我看到的日落仿佛是用电脑加工过的，而热带地区的月亮，比起我在美国看到的冷月更大、更淫荡，就像一只摇摆的柠檬。

我曾（短暂地）和人们一起跳了康茄圈圈舞。

¹ 孟人：生活在亚洲中南半岛上的缅甸民族。——译注（下文脚注如无说明，则皆为原注）

我不得不说，此番派遣体现了一种“彼得原理”¹。去年，东海岸某本时髦杂志经研究后决定派我去参加一场无聊透顶的州博览会，而后我就随意写了点东西。但此刻，这趟去热带地区采访的肥差，同样也缺少写作方向和角度。不过这一次我感受到了些许压力：我参加州博览会的补贴总共才 27 美元，其中还不包括偶尔花在游艺项目的费用，而此次《哈泼斯杂志》为防止我草草写一篇流于感官体验的文章，给我拨了 3000 美元（写作该文章的 1995 年 1 美元约等于 8.3 元人民币——编注）。他们反复和我说——给我打电话，从海上一直打到岸上——要我别急。这让我觉得杂志社的这些人有点不厚道。他们想要的无非是一张巨大的、活灵活现的明信片而已——“去吧，华丽地揭开加勒比地区的面纱吧，而后回来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许多大白帆船。我看到了成群的鱼露着鱼鳍在水里游。我看到了一个 13 岁大的男孩戴着假发。（每当我们靠岸，那些颜色鲜艳的鱼就会在堤坝的水泥护墙和我们的船头间游来游去。）我看到了牙买加的南海岸。我在劳德戴尔地区基维斯特的海明威故居里看到了 145 只猫，领略了它们发出的气味。我现在搞清了直排宾果机和图片老虎机的区别在哪儿，知道了宾果机“滚雪球”般押注的情形是怎样的。我见识到了架在小推车上的摄像机、荧光的行李箱、荧光的太阳镜、荧光的夹鼻镜，以

1 彼得原理：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提出的一种职场心理效应。大意指某人被提升到较高级别的岗位后表现出不称职的情况。——译注

及 20 多种质地各异的橡胶皮带。我听到了钢鼓演奏，吃到了螺肉馅的煎饼，看到了一个女人装在玻璃升降机里，被送往银色挡板制成的抛射装置里。四二拍的音乐合着节奏敲击着天花板，这种音乐和我在 1977 年听到的那种震响天花板的迪斯科音乐一模一样。

我听说那块地方全是蓝色的，蓝色之外还有非常非常明亮的蓝。我的胃口从未像那时那样好，我吃了许多年代更为古老的食物，一吃就是一个礼拜。在此期间，我还体会到了在大浪间“翻滚”和在大浪间“顿挫”的区别。我还聆听了一个喜剧艺人讲的笑话，他的笑话一点也不讽刺，“反而显得非常严肃”。我还看到了倒置的内裤、经血一般粉红的运动衣、褐红和紫色相搭的热身服，那里的人们穿白底鞋但从来不穿袜子。我还见识到了专业的 21 点庄家，他们技艺高超，竟能让你围着桌子玩上一圈，然后让你花光最后一枚硬币。我还听见有些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在顾客问询处打听是否有必要把潜泳呼吸管淋湿，是否可以把双向飞碟带到外面去玩，午夜自助餐什么时候供应。我现在知道了“顺滑乳汁”和“毛脐”鸡尾酒在调配上的区别。我现在知道“可可洛克”指的是什么。整整一周，我受到了超过 1500 个专业笑容的接待。晒伤和脱皮两次。我还在海边玩飞碟射击。够了吗？当时看来还不够。亚热带地区的天空给人一种丰厚的质感。好几次，我都听见游轮发出震耳欲聋的汽笛，仿佛天上众神发出胃胀气的声响，为此我惊出一身冷汗。我已学会了麻将的基本技巧，中途围观了耗时两天、三局两胜的合约桥牌，懂得如何在礼服外面套上

救生衣，下象棋输给了一个9岁大的女孩。

（其实，这就和我在海边玩飞碟射击一样。）

我从营养不良的孩子手中买小饰品，和他们讨价还价。此刻，我已经完全想明白了，并为自己花3000美元登上加勒比之旅游轮的举动感到抱歉。我强忍着谢绝了一个真正的牙买加人给我递来的牙买加大麻。有一次，我倚在上层甲板的栏杆旁，朝船身的右后方望下去，确信看到了锤头鲨露出的背鳍，它被船体右舷螺旋桨转动时带起的尼加拉瓜瀑布般的水浪搞得晕头转向。我曾在电梯里听到了——但我无力形容——雷鬼音乐。我总算知道了一个人害怕进自家厕所是什么感觉。我从来不会晕船，但现在撑不住了。我尝了鱼子酱，并和邻座的小孩一致认为味道很糟糕。我现在知道了“免税”是什么意思。

我搞懂了游轮全速前进时可以达到多少“节”¹。我吃了蜗牛、鸭子、烤阿拉斯加鳕鱼、茴香大马哈鱼、杏仁蛋白烧鹌鹑肉，还有一种里面裹着类似伊特拉斯坎菌类的蛋卷。我听见人们坐在甲板的凳子上，一本正经地说这里的天气并不能说是炎热，而是潮湿。一直以来——职业使然，先前也说过，而且程度还挺深——我有点娇生惯养。我曾怀着悲痛的心情，见识并记录了各种红斑、角质病变、黑素瘤早期病变、肝斑、湿疹、疣粒、丘疹囊、饥饿引起的大肚子、股骨头围脂、静脉曲张、胶质硅酮

1 尽管我并不完全知道“节”这个单位该怎么换算。（编注：节，专用于航海的速率单位，后延伸至航空领域。1节的速度为每小时1海里，即每小时1.852千米。）